

走进封家的女人

吴再军 著

吴再军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走进封家的女人

吴再军 著

吴再军 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封家的女人 / 吴再军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601 - 8742 - 6

I. ①走…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433 号

书 名: 走进封家的女人

作 者: 吴再军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625 字数: 29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742 - 6

封面设计: 林 雪

长春市泽成印刷厂 印刷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内容简介

在唐山西部的芦塘村，一个叫冬雪儿的女孩被做妓女的后妈白腊梅许给了石土营村的大地主封万祥，要给没有传宗接代的封家生个一男半女的，可是，当吹吹打打的花轿来接新娘时，冬雪儿却在自己少年伙伴芦根宝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后妈白腊梅由于怕封家追究自己，便想了一个顶替雪儿出嫁的主意，然而到了封家之后制造了一系列的矛盾。冬雪儿和芦根宝在经历了一路的艰难跋涉来到了唐山，在包子铺掌柜蔚来顺的好心帮助下，找了一个大户人家做丫鬟，没想到却是在唐山的封家。少东家封万泉又看上了冬雪儿，而冬雪儿心目中的男人是根宝。在家族利益的驱动下，少东家与并不喜欢的唐山黑道老大常贯的女儿喜结良缘。常贯为了一报当年入狱之仇设下圈套，拉拢引诱封家大总管，强取豪夺封家的财产，不但伙同警察局长将封万泉打入监狱，更使出毒辣的手段要致封家于死地，结果致使自己的女儿常玉娇命丧在自己的毒药之下。芦根宝却死里逃生，而冬雪儿为了保护封家老太太却倒在了常贯的枪口下。

该书主要以旧中国时期的老唐山和西部农村的封家家族为背景，塑造了悲苦一生的冬雪儿、放荡刻薄的白腊梅、无奈偷情的季萍梅、生死相恋的常玉娇和以身相许的一枝草等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贯穿五位走进封家的女人们各自悲欢离合的命运，诠释了解放前老唐山和西部农村女人的悲哀和无奈。

序

讴歌女性 张扬人性

——读吴再军的长篇小说《走进封家的女人》

吴再军的长篇小说《走进封家的女人》即将付梓出版，这对一个长期在企业打工的业余作者来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写书难，出书更难。但对于他这样一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以写作为毕生之追求的人来说，为此付出再多也是心甘情愿的。

吴再军与我是同乡，两村仅一河（煤河）之隔，直线距离不过二三里，鸡犬相闻，炊烟相接。但我们并不熟悉，以致在他出书之前，我们从未谋面。大概他是从乡人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便相继将两部长篇小说的书稿——《走进封家的女人》、《走进战争的女人》通过邮箱发给我。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经常接触作者，并大量阅读作品，撰写评论。对于作品的质量，自信有较强的鉴赏能力，所以也经常向有关报刊和出版社推介一些有质量、有品位的作品。吴再军的两部长篇小说深深地吸引了我，那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似曾相识的故乡人物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诱惑，致使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仅是一个初中文化，从未发表过作品的初学者。我为他的作品赞叹，更为家乡能够出现他这样一个后来者感到高兴。

丰南是一个出作家的地方，在我刚刚出版的《滦河作家论》中写了103位当代滦河作家（入选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丰南一个区（县）就占了11位，而与它过去同为一个县的丰润区（县）则占了13位，可见这个地方的文脉之长，文渊之深。而在我的故乡方圆十里之内，就出现了关仁山（小说）、杨立元（评论）、东篱（诗歌）和李永文（散文）四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不俗的成就，关仁山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吴再军作为故乡一位文学创作的后来者，一出手就很高，我自然乐意成为他走向文坛的一个助力了。

在吴再军的两部长篇小说中，写的都是故乡女人生存命运的，有的写得很悲壮，有的写得很凄惨，可谓女人的韵歌或悲歌，令我感伤和赞叹。他把故乡女人那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积极向上、全力奉献的品格写得很到位。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关于中国女人的文

学作品，如古代文学中的《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窦娥冤》、《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现当代文学中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堰河——我的保姆》、《呼兰河传》、《伤逝》、《青春之歌》、《人到中年》、《长恨歌》、《大浴女》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共同体现了历史演进中不同时代的女性美。而吴再军这两部作品似乎与这些作品有所不同，写的是生活在生活底层的农村妇女们，并把农村妇女的韧性、忍性和人性很深刻地揭示了出来。从这些人的身上我想到了我的奶奶、姥姥，我的母亲、姑姑，我的房东大妈，以及那些给我无限疼顾和爱护的女性长辈们。我向她们顶礼膜拜，她们在我的心目中至高无上。可以说，她们为了家庭、为了亲人，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们虽然默默无闻，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们超过了名人，甚至是伟人。借用大诗人艾青的一句诗，可以改写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她们爱得深沉”。

吴再军的这两部长篇小说，我觉得从文本意义上来讲，《走进封家的女人》似乎更纯粹一些。它脱离了战争，脱离了政治，只是一味地写女性、写人性（但也并不是脱离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具体场境），在人性的这个天平上来度量生活中的一切，社会中的一切。它在告诉我们：世界无论怎样变化，唯有女性美永存。我们知道，文学就是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具体的生活画面来揭示人性的本质，为人们提供认识社会与人的本质的价值判断。表现人性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就是人学。因而表现人性就成为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文学的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成为了文学作品能否留存的标准。所以人性从来就是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是作家赖以追求的不变真理。吴再军就是遵循了这个真理，写人性，写农村女性的人性美。

《走进封家的女人》的主题表现就是女性的人性美。这种人性美是通过一个失去母爱的名叫冬雪儿的女孩的坎坷命运或曰生命历程来表现的。雪儿三岁没了娘，妓女出身的后娘白腊梅对她十分歹毒，百般奴役、非打即骂，令她苦不堪言，但她就像家乡土地上的苦菜花那样顽强地生长着。待她长大后，后娘竟要把她卖给封财主。万般无奈，她只得在小伙伴芦根宝的帮助下一起逃离家园。雪儿逃婚到唐山后被好心人收留，意想不到的是给封财主母亲封家老太太当了使唤丫头。雪儿温柔勤快，博得了封家的好感，后来又成为了封财主的母亲的干闺女，封家二少爷也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但雪儿心里只有根宝。在封家二少爷被人陷害、他人趁火打劫之时，文弱的雪儿对封家老太太竭力相帮，并使案情水落石出，最后为了保护封家老太太挡住了射向封家老太太的子弹而身亡。就是这样一个乡村姑娘，却有着这样伟大的牺牲精神和高贵的传统美德，成为一个至善至美的

人物。

《走进封家的女人》的人性美是在与人性恶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尤其是在与雪儿后娘白腊梅、封家财主的大房季萍梅相比较而凸显的。白腊梅对雪儿百般恶毒，在雪儿逃婚后，她急来抱佛脚，只得顶替雪儿嫁进了封家，并就势成了封财主的偏房，因与封的大房争风吃醋，竟被割去舌头扔进了苇塘中，后来被人施救，竟也良心发现，做起了善事。季萍梅因白腊梅的到来而被封财主冷落后，与长工封一鞭勾搭成奸，要害死白腊梅，奸计败露后，最后服毒自尽。与雪儿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雪儿周围的贪官污吏、奸商恶棍。就是在与这些人的比较中才使得雪儿像白雪一样洁白，一样清纯，成为农村女性人性美的代表。

《走进封家的女人》在人物的命运安排和结构布局上也峰回路转，曲折生姿，颇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形态，看罢让人流连忘返，拍案叫绝。如白腊梅被扔进苇塘中后被人救活，芦根宝在火车底下死而复生等都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再如，陷害封家二少爷的却是自己的岳父，收留雪儿做丫鬟的人竟是封财主的母亲，这一切都十分的巧合，可谓无巧不成书。足见作者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书中各色人等的性格也写得形态各异，如雪儿父亲冬老鳊的“鳊”，封家二少爷的岳父常贯的“阴”，警察局刁队长的“坏”，都写得活灵活现。书中的语言多用白描，简洁明快，干净利索，很是耐读。

吴再军除了这两部“乡村女人系列”小说外，还写了几部中短篇小说。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乐此不疲。对于“何以解忧，唯有写作”的他来说，是将写作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并只有此好，终生不悔，这是足以令我赞叹的。

杨立元

2011年12月31日

目 录

一 雪儿命苦后妈欺	(1)
二 懵懂少年私定情	(10)
三 李代桃僵替新娘	(19)
四 巧用心机床第欢	(27)
五 雪儿逃婚走他乡	(35)
六 坎坷一路遇贵人	(43)
七 一厢情愿难遂愿	(51)
八 天不留人枉来世	(59)
九 老杏出墙埋祸根	(67)
十 爱上丫头暗相思	(75)
十一 父女相逢干妈认	(83)
十二 争风吃醋二梅斗	(92)
十三 东窗事发要灭口	(101)
十四 为情所困难自拔	(109)
十五 乐极生悲惊美梦	(118)
十六 回首旧事暗流涌	(125)
十七 再进封家天地翻	(134)
十八 风雨欲来难阻挡	(143)
十九 心毒手辣祸端降	(151)
二十 巧取豪夺施毒计	(160)
二十一 总管背叛雪加霜	(168)
二十二 痛下毒手害亲女	(177)
二十三 夜半惊魂喜极泣	(185)
二十四 杀人无血肝肠断	(194)
二十五 柳暗花明挚友来	(202)
二十六 峰回路转审玫瑰	(210)
二十七 草梅祥和归故里	(218)
二十八 暗藏玫瑰见分晓	(226)
二十九 恶凶疯狂老友助	(234)
三十 生死不惧为报恩	(242)

一 雪儿命苦后妈欺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三岁上啊，没了娘呀，
有心跟着爹爹过呀，
只怕爹爹娶后娘呀。
娶了后娘三年整呀，
生了弟弟比我强呀，
弟弟穿的绫罗缎呀，
我却穿的粗布衫呀，
弟弟吃面我喝汤呀，
端起碗来泪汪汪呀，
亲娘想我一阵风呀，
我想亲娘在梦中呀。”

……

这是广泛流传在唐山西部地区的一首童谣。歌声是从一人多高的芦苇塘中传出来的，显得那么的无奈和凄凉。

歌声戛然而止，就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脸上挂着泪花从芦苇塘中的一条小路上，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背上还背着一个方柳条筐，里面装满了马苋菜、车轱辘圆、蕨菜等种种野菜。

在唐山西边的这个芦塘村，村子里的人都认识这个叫冬雪儿的小丫头，几乎天天都看见她背着一个柳条筐子到地里去割草挑菜，也常常看到雪儿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孩子命苦啊！三岁上死了亲妈，她爸冬老蔫又给她娶了一个后妈。

雪儿脚上趿拉着一双掉了帮的布鞋片子，手上拿着一柄歪歪巴巴的破镰刀，背着柳条筐一路上走走歇歇。等快走到了村西头那棵高大的榆树下，她放下了背着的筐子，坐在了地上，喘着气。望着就在眼前的家，心里不由得一颤，今儿个要是不挨打，就是烧了高香了。

在村子东头那齐腰深的大水坑里，七八个小小儿子光着屁股正在坑里洗澡耍闹，有的用泥土把自己的身上全部涂抹了，有的用泥巴在头上做了个帽子，一个个都成了小泥人，甚为有趣。这几个小子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然后哈哈一笑，就“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有的在水面上狗刨，有的在潜泳，有的在凫水，好不热闹。

坐在地上的雪儿，歇了一会儿就背着柳条筐回到了家，这是一个失去了温暖，没有了关爱，她再也不愿意回来又不得不回来的家。在雪儿三岁那年亲妈得了病，撒手而去，不久，雪儿的爸爸冬老蔫就娶了后妈，有了后妈，这亲爸也成了后爸。从此以后，冬雪儿就失去了欢乐，成了这个家庭的累赘。

“你去了这半天儿，就挑了这么点儿的菜，你说说这够你自个儿吃吗？”人没有出来，一个女人特有的清脆的声音就从屋子里飘了过来。

雪儿听到声音就是一哆嗦。完了，完了，这顿打还真是拖不过去了。她低眉顺眼细声细语地说道：“妈，我走了好远呢，现在这菜忒不好挑了，村子跟前都没有了。”

“喔呵，你嘴还挺硬，说说你就敢还嘴，这还了得了！”就见一阵风似的从屋子里跑出来一个标致妖艳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根烧火棍子，上去照着雪儿不分脑袋屁股就是一顿暴打。可怜的雪儿被打得趴在地上，一声不吭地承受着。她不敢吭声，越喊疼，这个女人打的越厉害，只有咬牙忍痛坚持。

这个标致妖艳的女人就是雪儿的后妈白腊梅，二十几岁的年纪，瓜子脸，骚狐眼，柳叶眉，玲珑的鼻子，樱桃小嘴，看上去很浪的一个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在村子里那是出了名的，一个女人出了名，如果还不是个好名声，那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每天守在家里，好吃懒做装病装愁地家里家外啥活不干，雪儿的日子能好过吗？

“你不用跟我装死，赶紧起来，把菜剁剁赶紧煮猪食去，完了给猪填上去，猪都饿了半天了。”白腊梅打累了就叫喳喳地让雪儿煮猪食喂猪去，这个女人真是砒霜拌大蒜——又毒又辣。

“哎哟，哎哟，这是哪个小兔崽子打的我呀，可疼死我了。”突然白腊梅扔下了手中烧火的棍子，捂着脑门子一个劲地大叫。

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一个泥弹丸，不偏不斜地正好打在了白腊梅的脑门子上，立刻就肿起了一个包。

雪儿见状站起来，走到白腊梅的跟前，关切地叫道：“妈，咋啦这是啊？”

“哎哟，你个小浪蹄子还招呼帮手来了啊！一起算计老娘。这是哪个野种，给老娘我出来。”白腊梅此时没好气地对雪儿骂道。

“妈，我没有，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雪儿流泪了，心里却想道，这是谁呀，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滚，给我滚一边去。哎哟，这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好事啊，让我知道了，非攥碎了他的卵子不可。”白腊梅咬牙切齿地骂道。

雪儿默默地又背起柳条筐来到了猪圈旁边的一口冷灶锅旁，抱柴、烧火、剁菜，铡起了猪食。

白腊梅光知道家里的猪半天没有吃食，就不知道雪儿半天水米未进了。这个可恶的女人，一点也不知道心疼雪儿。骂得正凶打得正酣时，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个泥弹丸，打在了白腊梅的脑门子上，这个女人一下子就懵了。

这时，白腊梅的儿子冬发财在村子东头洗完澡回家来了。这小子也就八九岁的样子，上身光着膀子，下边只穿着一条像是黑缎子的裤衩子，光光的脑袋后面还留着一绺子头发。一进院，就大声喊道：“妈，给我烙饼了没有啊？我饿了。”

“哎哟，我的小祖宗，你这是去哪了？你看看你这一身的臭泥味，又去洗澡了吧？说不让你去你偏去，那是你去的地方吗？”白腊梅尽管还在捂着脑门子，可是看见自己的儿子马上就换了面孔，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脸上还是乐得笑开了花。

“妈，大热的天，我不洗澡做啥去？快点给我拿张大饼来，我饿了。”儿子发财一个劲地嚷嚷着饿了。

“儿子，去，坐那树阴下先凉快凉快去，我给你拿大饼去啊。”白腊梅顾不上脑门子的疼了，颠颠地给儿子拿了一个小板凳，又回到屋子里去拿大饼。

最可气的是雪儿他爸冬老蔫，堂堂五尺高的大男人，就没有一点响吧咔嚓脆的爷们儿样，白腊梅打自己的闺女他躲在屋子里看热闹，人家儿子吃大饼他闺女铡猪食就跟没他的事似的。也难怪，自打有了这么一个女人，冬老蔫就不再是过去的冬老蔫，他时时处处随着这个女人的性子，根本就没有在乎过雪儿的感受。

冬雪儿在白腊梅眼里就是一个小使唤丫头。尽管冬雪儿每天提着十二分的小心，恐怕把事情做错了做砸了，仍然不能逃过后妈的毒打。可怜这没妈的孩子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谁见了都可怜见的。

到了第二天，冬雪儿的身上伤痕累累，仍然忍着痛早早起来，把高粱米的稀饭做熟了，招呼后妈还有她爸吃饭，自己则匆匆忙忙地喝上两口稀溜溜的米汤，赶紧背着柳条筐去给猪挑菜。自从冬雪儿娘亲死了以后，这日子她也就习惯了，从五六岁就学着烧火做饭，一直到现在一天没有落过。这个丫头就像是河水中的浮萍，不知道自己有一天漂到哪去。

沿着像是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土路，冬雪儿背着筐子慢慢地走着。这

条路，她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每天都在走，坑坑洼洼的路上布满了“羊拉子”和高高的大刺菜，脚踩上去就把她的腿肚子拉得出了血。雪儿不在乎也不知道疼，好像是流出血后就感觉舒服了许多。

雪儿在娘亲的坟前一个人低声地抽泣着，这是每当挨了后妈白腊梅的打后，就趁着挑菜的功夫来到这堆黄土堆前向自己的亲妈诉诉苦。

“雪儿，雪儿。”在一片没人高的芦苇中，有人在招呼雪儿。

正在抽泣的雪儿突然听到叫她的声音，吓了一跳，四周看看没人呀，这是谁呀？这个地方咋还有人来啊。

“雪儿，我在这哪。”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小子扒拉着沟里的芦苇从里面走了出来，脖子上挂着一个弹弓，手里还捧着几个野鸡蛋。

“哎呀，是你呀，根宝哥，你咋跑这来了呀？”雪儿一看这是自己最要好的小伙伴，立刻脸上露出了笑容。

“嘿嘿，我一直跟在你的后面，你都没有看见我。”芦根宝得意地说。

“你跟着我做啥？”雪儿心里郁郁地问。

“我知道你又挨你后妈的打了，是吧？今儿个早上我就在你们家门口一直瞄着你哪，看你出来了，我就跟来了。”芦根宝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念不起书上了不了学堂，整天地捉野鸡掏鸟蛋。

“你是不是用弹弓子打我后妈来着？”雪儿看着根宝脖子上的弹弓，疑惑地问道。

“嘿嘿，我看见你挨打了，气不过，就顺手给了她一下子。”根宝摆弄了一下脖子上的弹弓子。

“你从哪里打的呀，那要是打到眼上可就打瞎了。”雪儿担惊受怕地说。

“我趴在你家墙头那杓达，没事，我手头上有准头。”根宝还得意地说呢。

“根宝哥，以后不许你这样打她了，虽说她坏，嗨，毕竟那是我的后妈呀。”心地善良的雪儿无奈地对芦根宝说道。

“哎，哎，听你的，以后不打了。”根宝听话地点点头。

雪儿看见芦根宝手里捧着几个蛋蛋，孩子气上来了，就好奇地问道：“根宝哥，你手里拿的啥玩意啊？”

“这是野鸡蛋，可好吃了，给你，拿回去煮着吃吧。”芦根宝把野鸡蛋顺手递给了雪儿。

“我不要，你还是把它们都放回去吧，等它们孵出小鸡来，多好玩呀！”雪儿知道就是拿回家她也吃不到，弄不好还得遭一顿打，还不如放归自然哪。

芦根宝还有点舍不得的样子，这几个野鸡蛋是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不煮着吃了怪馋的，看看雪儿郁郁寡欢的神色，说道：“你要是不愿意煮着吃的话，那我就放回去了啊。”

“根宝哥，你拿回去让你妈给你煮着吃吧，放回去也怪可惜的。”雪儿也有点舍不得，就让芦根宝拿回家去。

“嗯，那我拿回去，明儿个我给你拿两个煮熟的来啊。”芦根宝小脑袋瓜好使，意思是明儿个两个人一起吃。

“太好了，太好了。”雪儿高兴的直拍手，把自己挨打的事情就丢在了脑后。

有了小伙伴芦根宝的帮忙，一柳条筐的菜很快就挑满了。雪儿想，多亏了根宝哥，不然今儿个到家又没有好果子吃了。

两个孩子一路说说笑笑地回了家。

雪儿的爸爸冬老蔫在家里头可以说是一脚踹不出个屁来的老实庄稼人，自己没有主见，啥事都听老婆的，甭管对不对，只要是白腊梅说了，那就是圣旨，心里就是有多大的委屈和不满他也不敢发泄。

说起白腊梅，可是有些来历的，她原本是县城怡香楼的一个窑姐，人称“赛师师”，那时可是红得发紫。她就被县城里的大地主胡大高在逛窑子时看上了，就使尽百般手段，硬是要胡大高给她赎了身，然后就做了胡大高六姨太。

谁知，刚刚过了多半年的光景，这胡大高竟突发疾病一命呜呼了，白腊梅自己都不知道啥时怀上了孩子也就没了着落，她当时还挺着个大肚子。大老婆一直到五姨太这一拨子人起初就不待见这个六姨太，本来就怀疑这肚子里的崽子不是胡家的种，只是碍于胡大高宠着，谁也不敢吱声，这时一看胡大高死了，白腊梅失去了靠山，立刻就把她轰了出来。

可惜这白腊梅，自己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就赶紧地托人张罗着给自己找个老实点的人家，可是带着肚子谁要这样子的女人啊。正好赶上雪儿她妈死了，这个冬老蔫要续弦，一说和，就妥了。急三火四地过了门，没过上俩月，白腊梅就生下了现如今的这个儿子发财，本性难改的她自然地就不待见雪儿了。

白腊梅在原来那个大地主胡大高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上伺候到下的，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惯了。一进了冬老蔫家，简直就是把她打入了十八层的地狱了，她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啊。每天要早早起来做饭喂猪的，这都是下人们干的活啊，我是谁呀？随着雪儿一天天地长大了，也就一天天地成了白腊梅的使唤丫头了，也就忘了自己原来是一个没人要的挺着大肚子的婊子了。

到了冬天了，也就是冬雪儿这孩子最遭罪的时候来了。人家的孩子，在她这个岁数还是在妈妈跟前绕膝撒娇的年纪。可是，雪儿却不能，她还要背着那个柳条筐去荒郊野地里搂柴火拣茬子头。别人家的孩子穿得暖暖和和的嗑着瓜子在暖暖的炕头上嬉笑打闹，雪儿却不能，她还要做饭喂猪，干这些总也干不完的活计。

茫茫的原野上，雪儿这个弱小的身影在拉着一个铁齿的耙子一下一下地在冰上搂着短短的芦苇，一个个长一点的，粗一点的苇子都让大人们搂走了。雪儿人小力气小，只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拣一些短短的剩落了。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就是这样寒冷的鬼天气，雪儿的后妈白腊梅还打发着雪儿去拾柴火，不然连一顿热乎的饭都不给雪儿吃。

雪儿背着的柳条筐是春夏秋割草挑菜，到了冬天就是搂柴火拾茬头用。这天，天很冷，等她慢慢地走在自己走过不知多少遍的这条土路上，看着槐树上、榆树上、柳树上的枝条空荡荡的，偶尔，有两三只乌鸦在上面呱呱地叫上两声，完全没有了春的翠红，也没有了夏的柳绿，更没有了秋的金黄，冬天咋就这么苍凉，就像是自己的命。雪儿小小的心灵就饱经了生活的磨难。

雪儿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河西的大河埝下，这里的土埝挺高的，雪儿放下了背着的筐子，觉得很累很乏，找了一块平平坦坦的地方就躺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看着树上的家雀在喳喳地叫着，心里想着，要是我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那只家雀一样，可以自在地唱啊跳啊，多好啊。可是，后妈对我实在是太狠心了，还有这个对自己没有一点感情的爸爸，从来就没有说过一句公道话，实在是伤心极了。

雪儿蜷缩了一下身子，想着想着，又想到了死去的娘亲，要是亲妈在，我就挨不到这么多的打和受这么多的苦了，不知不觉间，雪儿的眼泪流了出来，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随后结成了一串薄薄的冰珠。

也不知过了多久，雪儿睁开了眼睛，看见自己的身上多了一件破旧的棉袄，只见芦根宝坐在地上，正在望着自己。

“根、根宝哥，你、你啥时候来的呀？”雪儿看见了根宝一时脑筋还没有转过弯来，说话有些结结巴巴的。

“雪儿，你咋睡在地上呀，这样会冻坏的啊？”根宝没有回答雪儿，而是很关切地问道。

“我走得累了，就坐在了地上歇了会儿，谁知道就睡着了哪？啥时辰了呀？”雪儿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怕耽误了回家做饭。

“啥时辰了？都快吃晌午饭了呗。”根宝不欢喜地说道。

“根宝哥，你咋知道我在这里哪？”雪儿疑惑地问道。

根宝看了看大河埝上的树林子，说道：“我哪里知道你在这啊，我是到前面那块玉黍地里下兔子套去了，走到这，却看见你躺在这里，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呢。”

“给你棉袄，快穿上，不然冻着了。根宝哥，我走了，还得去搂柴火呢。”雪儿站起来把棉袄递给了根宝说。

“雪儿，来，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块果子，你吃了吧。我帮你搂柴火。”根宝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块果子递给了雪儿。

雪儿望望递过来的果子，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我不吃，我要赶紧搂点好家走呢。”

“你吃了吧，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好吃着呢，你慢慢吃啊。我爬到树上砍一些干树枝子下来，那顶你搂多少柴火？”根宝说着把果子往雪儿手中一塞，手里提搂着一把破斧子就上到了河埝的槐树上。

一会儿的功夫，芦根宝就将一些个枯枝砍了下来，足有两大捆子。雪儿站在河埝下，手里拿着根宝给她的果子，轻轻地咬了一小口，真香真甜。雪儿从来没有吃过果子，逢年过节时，每次都是看见后妈的儿子发财吃果子，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份儿。

根宝从树上下来，三下五除二就把槐树枝子拢到了一起，然后把苇子踹了踹拧了两个草绳子，把槐树枝子捆好了，对雪儿说道：“你看，这不比你搂柴火强吗？”

雪儿把根宝给的果子吃完了，看着根宝累得满脸流汗，就说：“根宝哥，你真好。”说完，眼泪就流出来了。

“哎哎，我说雪儿，别嚎啊你，以后有啥事，你言语一声，我帮着你干就中了啊。”芦根宝虽说只大雪儿一岁，这时颇有大丈夫的气势。

“要是让我后妈知道了，还不打死我。”雪儿心惊胆战地说。

“别怕她，她要是再打你，我还用弹弓子削她去。”根宝鼓励雪儿说道。

“别，千万别，根宝哥，你不用瞎掺和了，我自个儿惯了。”雪儿低声说。

根宝的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使他感到保护雪儿就是他的责任，挥了挥手里的破斧子，连忙对雪儿说道：“雪儿，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惹事的，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谁打你也不行。”

雪儿咧着嘴嚎了，嚎得更厉害了。芦根宝不知道自己说了保护雪儿后，她不但没有高兴反而嚎了，这小丫头，还真是有点搞不懂。

回到家的雪儿已经过了晌午了，她爸还有后妈自然是都吃了饭了，木头板子钉的桌子上只给她留下了一碗稀溜溜的能照人的玉黍糗子粥。

看到雪儿回来晚了，本来是要准备大打出手的白腊梅把拿在手里的烧火棍子又放到了锅台边，她看见了雪儿背着两捆树枝子进了家，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小丫头，愣是背回来两捆树枝子，雪儿咋就这么大的劲呢，后妈白腊梅都感觉不可思议了，她的后背不由的抖了一下。

这过了年，天气就渐渐地暖和多了，猫了一冬的庄稼人就忙乎开了，一家一家地开始往地里送粪拾掇地了，操持着该种地了。

雪儿也在白腊梅的暴打下一天天地长大了，小裤子小袄再也裹不住渐渐生长的身体，紧紧绷着的玉体线条明显地凹凸出来，雪儿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这天，吃过了晌午饭，雪儿的后妈白腊梅就对冬老蔫说：“我说蔫子，雪儿这个小丫头看着一天天地大了，你瞅瞅是不是该给她找个人家了，总不能让她在家里吃闲饭吧？”

老蔫闻听就是浑身一激灵，立即说道：“雪儿还小，等两年再说吧。”

“小，你等她多大是大？儿大不由娘，趁着现在赶紧找个好人家算了，整天在眼皮子底下看见我就烦。”白腊梅这后妈简直就是一只恶母狼。

老蔫看着白腊梅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自己说啥也不顶用，就说道：“你说得是，雪儿的亲事你看着有合适的操持着办就行了，我还有啥说的是咋地？”冬老蔫把闺女找婆家的大权交给了这个狠毒的女人，能有雪儿的好吗？

“蔫子，前几天，石土营村的封万祥托人捎话来，说是看上了我们家雪儿，愿意娶雪儿做小。”白腊梅早就看好了封家，她这是把雪儿在往火坑里推呢。

冬老蔫一愣，石土营村的封家，那可是有名的土财主。嗨，雪儿这丫头的命，死了亲妈，又去给人家做小，真是苦啊！就那封万祥的年纪比我的年纪还大，说我们家的雪儿，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心里有话不敢说呀，再说他也不敢得罪白腊梅，不得不说道：“这事得和雪儿那丫头说说，看看她的心思吧。”

“和她说个啥劲，你的丫头你做主，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的，难道还反了不成？”这个白腊梅真真是毒辣无比呀。

“我去找找雪儿先说说去，咋样啊？”

冬老蔫来到了后厢屋找到雪儿。雪儿知道，她爸只要找她准有事，没事他从来都不踏进雪儿住的这个后厢屋一步。

“雪儿，爸和你说啊，你看看啊你也大了，丫头大了就得找婆家，这

不，有人给你提亲来了。”冬老蔫别看蔫了吧唧的，说话还真有一套。

“我不找婆家，我还小哪。”雪儿明白了，这是当爸爸的要把自己往外赶了。

“雪儿，别不听话，你说你在这个家待着，除了干活就是挨打，我有啥法子哪，难道你还没有待够吗？”这老蔫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那，那这人家是哪的？”雪儿一听这话，还真有点动了心，是啊，与其天天这样子，还不如早点离开这个家，就低声问道。

“人家那是没的说的，就是石土营村的老封家，虽说是做小，可那也是吃喝不愁了，是不是啊？”老蔫再一次劝着自己的丫头往火坑里跳。

“我不，我不乐意，你这是把我当猪狗似的给了人家，我不！”雪儿一听要把她嫁给一个老头就嚎着叫着地喊道。

“你这丫头，咋这么不懂事啊，这事我们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还不是你这个后妈给你操持的嘛！”老蔫最后说出了实话，他也知道，雪儿在家一天也就没有一天好果子吃。

“爸，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愿意！谁爱乐意谁就去，我死也不会去的！”雪儿这时变得刚强起来了。

老蔫也知道这对丫头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可是，有啥法子呢，雪儿在家不也是挨打受骂吗？这个白腊梅对待雪儿简直就是一条母狼，要是真的能离开这个家对雪儿来说兴许就会好的。

雪儿爷俩闹翻了，老蔫就是说出了一大堆儿的理由，最终也没有说动雪儿。